

着力提升纺织服装产业链安全水平

王晓成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摘要: 在后疫情时代,欧美国家经济衰退明显,我国经济恢复预期向好。在此背景下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安全性对于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更深入研究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链安全的内涵、关键维度以及治理战略,采用以往文献主流研究方法,具体测度了整体产业链的安全水平;结合现实问题,列举并阐述了目前国内产业链中原料、生产、投资、出口及外迁产业链等多个关键维度面临的安全问题;针对关键维度出现的现实安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旨在提高纺织服装产业链韧性及安全水平。

关键词: 纺织服装; 产业链; 安全; 贸易保护; 出口

Focus on improving the safety level of the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chain

Wang Xiaocheng

Holly Futures Co., Ltd., Nanjing/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 economic recession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is evident, and China's economic recovery expectations are improving. In this context, improving the secur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n order to conduct a deeper study on the connotation, key dimension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supply chain security in China's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chain, the article adopts mainstream research methods in previous literature to measure the overall level of security in the industry chain. Based on practical issues, the safety issues faced by multiple key dimensions of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chain, including raw materials, production, investment, export and relocation, were listed and elaborate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address the practical security issues that arise in key dimensions, aiming to improve the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level of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chain.

Keywords: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ial chain; safety; trade protection; export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2008年美国经济发展缓慢,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为重振美国经济提出制造业回流战略。随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为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加强美国国际领导权等进一步出台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加强贸易保护的政策。美国以“有形之手”干预产业链布局,干扰了现有产品分工体系,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破坏了全球价值链的结构,从而影响我国产业链的安全^[1]。

近年来受新冠感染疫情和地缘冲突影响,全球产业链再次受到冲击^[2-4]。疫情期间,多数国家生产放缓甚至停摆,导致核心零部件和生产资料短缺,全球供应链链条缩短,断链风险上升^[5-7]。此次疫情的负面影响不仅较2008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更加明

显^[8],还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影响我国的产业链安全^[9-11]。

疫情后欧美国家经济衰退迹象明显,我国经济恢复预期逐步向好,在此背景下提升我国产业链安全,对积极应对复杂多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促进大国之间经济循环畅通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应着力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目前我国已形成完备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制造业产业规模约占全球30%的比重,连续13年位居世界首位。尽管如此,在全球产业链遭遇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安全也遇到了诸多挑战。以国民经济的传统产业——纺织服装产业为例,在生产环节,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高端技术及装备的控制力,对我国纺织服装生产形成“卡脖子”效应;在出口环节,一些国家持续设置针对我国的贸易壁垒,阻挠我国纺织服装产品的顺利出口等。在此背景下,及时测度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安全水平,指出并有效解决纺织服装产业链在关键维度的现实安全问题,对于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维护制造业产业链安全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产业链的安全,现有文献主要从安全内涵、安全水平测度及着力提升安全水平的对策3个方面展开广泛的讨论。关于产业链安全的内涵,学者们主要从产业链节点主体的安全及节点间关系的稳定来讨论,其中节点主体的安全主要指国家、地区或企业等主体的安全;节点间关系的稳定主要包括上下游之间投入产出关系的稳定^[12-14]。关于安全水平的测度,学者们主要从一国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具备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视角来构建测度的指标^[15-16]。具体而言,郭宏等^[17]¹¹⁶⁻¹¹⁹从完整性、稳定性、控制力以及竞争力等4个维度构建了产业链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吕越等^[18]从中间品进口多样性角度构建了产业链安全指数;陈晓东等^[19]从中间投入品的国内市场供给率角度构建了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指标体系。此外,学者们基于目前产业链面临的现实问题,从中间品进口多元化^[20]、关键核心技术、原材料和零部件缺失^[21-22]和价值创造能力^[23]等多个角度出发研究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就整个产业链安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测度产业链安全的指标体系,同时也就目前产业链面临的现实问题,研究讨论国家、地区及企业的产业链安全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但是文献对具体产业的安全分析不够丰富,且已有文献涉及到具体产业链安全的分析更多聚焦在医药、移动支付、区块链、半导体等产业^[24-26],而忽略了对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链安全的分析。基于此,文章采用现有文献主流研究方法来测度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安全水平,然后结合现实情况,列举并阐述目前纺织服装产业链在多个关键维度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与建议。本研究不但丰富了现有研究产业链安全的文献,而且对提升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纺织服装产业链整体的安全水平测度

由于引发产业链安全问题的因素是多元的,本文借鉴郭宏等^[17]¹¹⁶⁻¹¹⁹对于产业链安全分析的完整性、稳定性、控制力和竞争力这4个维度的算法,综合评判目前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安全水平。

在完整性方面,近期纺织服装产业链的中间投入品国内自给率较疫情前有所下降,产业链完整性面临一定程度的疫情修复压力。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完整性主要指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生产流程齐全完备,各个链条内的环节以供需关系为基础,形成具备分工、链接、衍生、价值创造等核心功能的动态协同组织。在这一组织中,很难直接对纺织原料、纺织加工及服装制造等多个节点的数量及分布状态进行全貌式的概览,但是可以通过考察纺织服装链条投入品的国内自给率来衡量产业链从国内获取重要投入品的程度,从而衡量纺织服装本土产业链的完整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最新数据,2020年纺织业中间投入品国内自给率达82.04%,较疫情前2017年82.44%、2018年82.54%均有所下降;2020年纺织服装服饰业中间投入品国内自给率达80.24%,较疫情前2017年81.72%、2018年82.49%也均有所下降。与其他产业相比,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产业链中间投入品国内自给率为93.5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产业链中间投入品国内自给率为87.45%。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纺织服装产业链国内自给率较疫情前有小幅下降,且与其他产业链中间品国内自给率存在一定差距,有待恢复和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完整性面临疫情修复压力。

在稳定性方面,纺织服装产业链的进口集中度相对较高,多集中在欧美国家,而我国近期与部分欧美国家关系分值持续下降,甚至为负,导致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链受到外部冲击的概率及破坏程度持续加大,产业链的稳定性遭受一定程度的挑战。纺织服装产业链的稳定性主要是指当产业链遭遇关键生产原料和关键生产技术断供风险和疫情冲击风险等外部不利冲击时,能够有能力化解风险,维持整个生产链的生态安全的能力。产业链的稳定性并没有自身较为具象的衡量指标,而是通过其可能受到的外部冲击的强度来进行评判,具体有我国与大国关系的对抗程度、进口集中度等指标。从我国与大国关系的对抗程度的指标看,我国与大国关系分值越低,说明地缘政治对抗性越强,产业链外部冲击的概率及破坏程度越大。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关系分值表,中美关系分值自2016年12月起持续为负,且从2016年12月的-0.5降至2023年12月的-6.3;中日关系分值自2012年9月起持续为负,且从2012年9月的-2.8降至2023年12月的-5.6;中英关系分值自2021年5月起持续为负,且从2021年5月的-0.1降至2023年12月的-2.8;此外,我国与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分值近年来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以上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的分值表明产业链外部冲击的概率及破坏程度会持续加大,纺织服装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从进口集中度指标看,集中度越高,说明纺织服装产业链稳定性越差。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2023年进出口商品类章金额表(以美元计),我国自欧盟、越南、意大利、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占全部进口的比重分别为21.76%、14.23%、10.72%、7.35%和7.34%。结合上述进口数据,我国自欧盟、越南、意大利、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占全部进口额的60%以上。从全国2023年整体进口水平看,自欧盟、越南、意大利、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占总进口值的比重分别为11.02%、3.61%、1.07%、6.08%和6.42%。可见,纺织服装产业链的进口集中度高于全国整体水平,且多集中在欧美国家,而我国近期与部分欧美国家的关系分值持续下降,甚至为负值,导致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链受到外部冲击的概率及破坏程度持续加大,产业链的稳定性遭受一定程度的挑战。

在控制力方面,纺织服装产业链在全球价值链的

参与度随着产业外迁速度的加快而不断提高,产业链的控制力也不断加强。纺织服装产业链控制力主要是指本土企业或资本是否能够掌控本国产业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具体指标有全球价值链的关联度,参与程度越高,说明纺织服装产业控制力越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最新数据,2020年我国纺织业基于生产的全球价值参与率位于全行业第三,值为0.17,属于历史最高水平,较2019年提高0.02,可见纺织服装产业链对全球价值链的融入深度和分工地位相对较高。这可能与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外迁有一定的关系。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国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纺织服装产业开始往东南亚、南亚等国家迁移。这期间我国纺织业基于生产的全球价值参与率一直保持在0.12以上。受疫情暴发影响,在疫地区的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停工停产,影响了上下游的生产任务。企业为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将纺织服装部分链条外迁至东南亚、南亚地区,进一步提高了纺织服装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随着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全球参与程度的不断加强,产业在全球的控制力也不断加强。

在竞争力方面,纺织服装产业链在全球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数字化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亟需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链在全球的竞争力。纺织服装产业链的竞争力主要指产业链的经济效益安全,具体指标有比较优势和数字化能力。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最新数据,2020年我国纺织业在全球的传统比较优势位于全行业第一,值为3.30,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历史最高值为2000年的3.50;2020年纺织业在全球的新比较优势位于全行业第二,值为2.52,处于历史低位,历史最低值为2019年的2.5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纺织服装业在全球范围内仍具有传统的比较优势,但目前新的比较优势相对疫情前有所下降,亟需培育发掘新的比较优势。根据纺织工业联合会信息,2020年纺织服装行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及互联网率达52.1%和45.3%,分别高于消费品行业平均水平2.6和3.6个百分点。虽然纺织服装业的数字化转型速度不慢,但是仍处于初级阶段,仍然有存量设备互联互通难度大、数字化应用场景普及度不高、中小企业的数字技术管理基础较弱等多方面的制约。结合比较优势和数字化2个指标,目前纺织服装产业链竞争力遇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产业链亟需培

育新的比较优势,恢复并提高在全球的产业竞争水平;另一方面,产业链应加快数字化转型速度,促进存量设备互联互通,提高数字化应用场景普及度,加强中小企业的数字技术管理基础。

2 纺织服装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现实安全问题

纺织服装产业是我国的传统制造产业,具有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带动性强的特点。在较为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条上,上游为原材料及纺织机械,其中原材料主要包括棉花和由石油等制成的化学纤维;中游为纺织加工及成品制造;下游为营销渠道,最后到终端消费者,共涉及48个细分行业。根据整个链条的流程顺序,可将纺织服装产业链细分为原料环节、生产环节、投资环节、出口环节及外迁产业链条环节。结合相关事件和数据,本文认为纺织服装产业链正在遭遇以下多个方面的现实安全问题。

在原料环节,受“新疆棉花”事件影响,我国对棉花的对外依存度近年逐步提高;鉴于我国少油少气的资源禀赋条件和不断提高了的开采提炼技术,我国对部分化学原料的对外依存度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仍位于较高水平。在棉纺织产业链,棉花是产业链的原料端。2022年6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依据所谓“涉疆法案”,禁止进口与新疆相关的任何产品,12月欧洲通过一项涉疆决议,要求抵制来自新疆的棉花和棉花制品,这意味着由新疆棉花生产和制造的所有纺织服装产品均会受到制裁。2022年6—12月,我国棉花进口金额当月同比均呈现2位数以上的增长态势,更是在10月和11月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88.4%和149.9%。随着纺织服装产品电子护照的运用,国内企业即便将新疆棉花出口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行加工生产,也会受到美欧国家对产品的溯源,很可能遭受制裁。美欧等国打压新疆棉及其制品的行为,实质上是对我国纺织产业链的恶意打压,严重危害了全球纺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27]。

在生产环节,外国部分生产技术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仍存在“卡脖子”效应。纺织服装产业链上游化学纤维和中游面料等的生产对技术研发具有较高的要求。通过不断的研发创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已拥有多项自主研发的技术专利,同时突破了多项被国外长期垄断的生产技术,但外国部分生产技术对我国企

业仍然存在“卡脖子”效应,如在功能性面料和生物基纤维研发方面,国外企业掌握多项生产技术,对我国形成技术垄断。国外企业可利用其掌握的专利技术来调节相关产品在全球的供应,导致我国企业在产业链地位、产品价格及应用等多方面受制于人,面临“买面做饼”的窘境。

在投资环节,受经济衰退、市场需求疲软及盈利下滑等因素影响,2023年纺织服装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低于制造业整体水平,且大幅下滑至负增长的状态。首先,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纺织服装市场需求较为疲软,企业盈利下滑,亏损单位增多;其次,受产业盈利水平明显下滑、亏损单位量持续上升等现实经营结果影响,企业生产信心严重不足,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明显。纺织服装产业的投资下滑不仅直接影响产业链一些环节的产量,如纺织业投资下滑,会直接导致纱产量、布产量、蚕丝及交织机织物、化学纤维及合成纤维产量的下降;而且也间接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及企业的绩效等,继而影响产业链的发展。

在出口环节,近期我国纺织服装产业持续遭到国外针对性的壁垒,导致我国纺织服装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消费市场出口份额明显下降。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持续设置针对我国纺织服装贸易的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从关税角度看,自中美贸易争端开始,美、欧等一些国家一直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服装产品加征不同程度的关税。从非关税角度,根据商务部网站信息,2023年纺织服装行业共遭遇22起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量同比增长29%;涉案产品范围广。目前,受影响的纺织服装产品主要以纺织品为主,也兼顾服装服饰产品。美、欧等国家采取的非关税和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明显影响了我国纺织服装业对这些国家出口的份额,影响了纺织服装产业链末端的稳定性。

在外迁产业链条环节,2023年上半年东南亚、南亚的诸多国家出口明显萎缩,导致纺织服装企业出现减产、停工甚至倒闭情况,影响了我国外迁产业链条的安全,继而影响国内母公司的盈利水平。受经济衰退、美国等主要国家消费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东南亚、南亚国家纺织服装出口萎缩,由于东南亚、南亚多数国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因此出口的萎缩影响了纺织服装企业的正常生产。

3 应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链安全问题的对策

在原料环节,充分利用我国煤炭的资源禀赋,构建先进的清洁能源化工体系,提高煤炭在纺织服装产业的利用率。我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2022年原煤产量达45.6亿t。在纺织服装产业中的芳烃生产链条中,煤(甲醇)制芳烃可以作为石油制芳烃的重要补充,有效解决石油制芳烃链条中间品的进口成本高、来源受限问题。目前现代煤化工技术处于产业化初期,在碳中和背景下,应快速响应国家清洁“双碳”目标和低碳发展战略,构建先进的煤基清洁能源化工体系,亟早制定减排措施及限定排放指标等,以实现煤(甲醇)制芳烃技术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在生产环节,搭建产业科技创新平台体系,自主创新、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加大纺织服装产业的研发创新水平。首先,加快建设一批面向纺织服装产业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的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产品试验中心、检验检测中心、标准化组织、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高新技术企业等,逐步形成整体布局完善的产业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其次,围绕纤维新材料、纺织绿色制造、先进纺织制品、纺织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企业应开展关键技术及装备攻关,加快提升碳纤维及芳纶、聚酰亚胺等高性能纤维的质量一致性和批次稳定性,提高织造、非织造、复合等成型技术的应用和生产水平。

在投资环节,加强对企业发展的财税支持,同时积极释放企业的发展需求。首先,地方政府发挥好财政资金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实施对新落户纺织服装产业项目的分级鼓励,同时对产业链上纺织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纺织新材料、数字化改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给予扶持;其次,积极释放纺织骨干企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改造及产业布局优化需求。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的企业调研显示,2023年有投资意向的样本企业中,66.2%的企业有设备升级改造、厂房建设、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的投资意向。

在出口环节,积极加强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的贸易往来;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国内外贸信贷支持和政策性保险保障力度。首

先,打造聚焦RCEP的综合性企业服务中心,具体包括上线RCEP线上平台,为企业提供海关原产地证书审签、税务出口退税、RCEP政策应用指导、支持企业在RCEP区域重点市场的关键通道和节点布局海外仓;其次,鼓励金融机构对内外贸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和政策性保险保障等,具体包括依托内外贸企业应收账款、存货、订单、保单等,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对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企业加强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协同支持。

在外迁产业链条环节,洞悉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纺织服装发展前景,积极调整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方向,减少外迁产业链条对母公司的不利影响。首先,紧密观察美欧等主要消费国家的经济恢复情况,追踪越南等东南亚、南亚国家逐月的纺织服装出口数据并分析出口趋势,预测未来东南亚、南亚国家纺织服装发展前景,及时调整我国在东南亚、南亚的纺织服装产业布局;其次,除东南亚、南亚以外,我国中西部地区及部分非洲地区均可成为我国东部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通过纺织服装产业内迁或外迁至非洲等国家,减少东南亚、南亚产业链条对母公司的不利影响,从而提高我国本土纺织服装产业链的安全。

参 考 文 献

- [1] 刘志彪,陈柳.疫情冲击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重组与中国的应对策略[J].南京社会科学,2020(5):15-21.
- [2] 费洪平,王云平,邱灵.夯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产业链基础[N].经济日报,2021-12-28(10).
- [3] 金碚.以自主可控能力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J].中国经济评论,2021(2):14-16.
- [4] 刘志彪.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N].经济参考报,2021-01-05(7).
- [5] LUDVIGSON S C, MA S, NG S. COVID-19 and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costly disasters [R]. NBER Working Paper, 2020, No.26987.
- [6] FAIRLIE R.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mall business owners: evidence from the first three months after widespread social-distancing restrict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20(4):727-740.
- [7] MIESCU M, ROSSI R. COVID-19-induced shocks and

- uncertainty[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21;139.
- [8] BALDWIN R. The greater trade collapse of 2020: learnings from the 2008-09 great trade collapse[EB/OL]. (2020-04-07) [2023-06-01].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greater-trade-collapse-2020-learnings-2008-09-great-trade-collapse>.
- [9] 张志明,耿景珠,杨攻研,等.国际疫情蔓延、全球产业链传导与中国产业链稳定[J].国际经贸探索,2022,38(2):51-65.
- [10] 刘瑶,陈珊珊.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及中国应对:基于供给侧中断与需求侧疲软双重叠加的视角[J].国际贸易,2020(6):53-62.
- [11] 沈国兵,徐源哈.疫情全球蔓延对我国进出口和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及应对举措[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5-90.
- [12] 李天健,赵学军.新中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J].管理世界,2022(9):31-41.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1(2):80-97.
- [14] 郁义鸿.产业链类型与产业链效率基准[J].中国工业经济,2005(11):35-42.
- [15] 张义博.产业链安全内涵与评价体系[J].中国经贸导刊,2021(10):55-59.
- [16] 盛朝迅.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J].改革,2021(2):1-13.
- [17] 郭宏,伦蕊,孙唯露.中国产业链安全水平测度研究[J].亚太经济,2023(2).
- [18] 吕越,邓利静.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以中国汽车产业链为例的测度及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23(2):1-19.
- [19] 陈晓东,杨晓霞.数字化转型是否提升了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J].经济管理,2022(8):23-39.
- [20] ELLIOTT M, GOLUB B, LEDUCM V. Supply network formation and fragi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2(8):2701-2747.
- [21] 王晓红,郭霞.新冠疫情后我国产业链外移及产业链竞争力研究:以集成电路产业链为例[J].国际贸易,2020(11):18-27.
- [22] 李伟,贺俊.基于能力视角的产业链安全内涵、关键维度和治理战略[J].云南社会科学,2022(4):102-110.
- [23] 陈晓东,杨晓霞.数字经济可以实现产业链的最优强度吗?:基于1987—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面板数据[J].南京社会科学,2021(2):17-26.
- [24] 郭朝先,许婷婷.我国医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3(3):82-93.
- [25] 王强,陆亚鹏,苏乐.我国区块链产业链安全稳定评估研究[J].互联网天地,2023(1):42-47.
- [26] 袁剑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研究[J].信息安全研究,2021,7(7):640-645.
- [27]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就美国实施涉疆棉花产品进口禁令发表谈话[J].纺织服装周刊,2022(23):6.

(上接第 37 页)

- [2] 王金华.中国传统服饰儿童服装[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170-175.
- [3] 钟漫天.中国童装文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9:76-78.
- [4] 梁惠娥,任冰冰.近代皖北地区儿童鞋帽的审美特征与民俗解读[J].丝绸,2020,57(3):77-83.
- [5] 武利利.女子上半身内衣演变与发展研究[J].国际纺织导报,2017,45(2):57-60.
- [6] 李茜,邱琦.中原传统儿童服饰图鉴(一)[J].服饰导刊,2019,8(5):84-89.
- [7] 汪芳.中国传统服饰图案解读[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4:30-34.
- [8] 孟己茹,穆芸.盛京满绣纹样创新研究及再设计[J].国际纺织导报,2022,50(2):26-33.
- [9] 武利利,刘秋果,张萌,等.中原民间服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核心价值研究[J].国际纺织导报,2020,48(11):43-46.
- [10] 张中启.非遗蓝印花布现代家纺产品创新设计[J].国际纺织导报,2022,50(1):36-42.
- [11] 王晓予.基于中原文化地域的汉族服饰图案艺术表征与民俗内涵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17.